

搏斗

〔法〕安娜·努莉 米歇尔·德伏瓦 著



搏 斗

〔法〕 安娜·努莉 著
米歇尔·鲁伏瓦

朱邦造等 译 杨桂荣等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Anne Nourry Michel Louvois

LE COMBAT SINGULIER

by Éditions Denoël 1980, Paris

本书根据法国巴黎德诺埃尔出版社 1980 年法文版译出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

朱邦造、龚元兴、王晓渡、李福顺、

刘红燕、火正德、金婉英、罗汉苏、

王雁芬、赵立兴、张美琴。

参加本书校订的有:

杨桂荣、高凌翰、谢燮禾、穆 文。

责任编辑: 俞纪民 封面设计: 张良国

搏 斗

[法] 安娜·努莉 米歇尔·鲁伏瓦 著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0.25 字数: 245,000

1981 年 6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4,500

书号: 3003·1628 定价: 1.05 元

目 录

第一章	宦途相逢	4
第二章	心存戒备	57
第三章	剑拔弩张	131
第四章	刀光剑影	155
第五章	奋起出击	216
第六章	节节败退	231
结束语	展望明日	242
附 录		
	民意测验的反映	243
	吉斯卡尔派人物介绍	250
	希拉克派人物介绍	287

1976年6月2日。巴黎福布尔—圣·奥诺尔大街五十五号。这是二楼拐角的一间大厅，面向园子和爱丽舍大街。虽值初夏，但气候却已非常炎热。看来，这个夏天将是十分干燥的。夕阳的余辉透过厚厚的窗帘射入大厅。

大厅的墙上悬挂着一幅于贝尔·罗贝尔的油画，画面上，透过青枝绿叶，隐约可见一片灰色的岩石。另一边悬挂着一幅描述一个狩猎故事的挂毯。在大理石壁炉的护板上，摆着一只水壶状的路易十六时代的座钟，周围对称地布置了一些照片和勋章。

大厅里，放着一张光亮、平滑的路易十五式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整齐地摆着卷宗、小装饰品、电话机和台灯。

一切都显得整洁、安谧。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那张晒得黝黑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他一边注视着放在他面前的一张中国桌子上的文件，一边倾听着同他谈话者的陈述。他自己坐在蓝绒面的长沙发上，脸朝着他们。

留着小平头、戴着眼镜的财政部长让—皮埃尔·富尔卡德正在向吉斯卡尔·德斯坦介绍增值税法案的最新修改情况。富尔卡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用极其尖刻的语言讲述国民议会内共和国民民主人士联盟的那些家伙们如何“破坏”他的工作。

这时，坐在安乐椅上的雅克·希拉克马上作出了反应。他收起了二郎腿，挺了挺腰，说道：“但是，总统先生，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吉斯卡尔·德斯坦绷着脸，打量了一下希拉克，并冲着他说：

“我想知道，你当总理是为了什么？作为总理，应该奉行什么样的政策？”

他们两人之间是很少扯开嗓门说话的，但这是其中的一次。问题就这样暴露出来了。

法国人很难想象，两年前由他们推选出来的年轻的总统和他自己任命的更为年轻的总理之间的关系竟恶化到如此地步。

这两个领导人曾被看作是一对好搭档。吉斯卡尔·德斯坦沉着自信、精通业务、富有远见；希拉克则是锋芒毕露、才思敏捷、坚决果断。这两个有点花花公子派头的风流倜傥的“唐璜”^①式人物勾引了玛利亚娜^②多数派。诚然，通过一些小道消息，人们得知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难道不是属于同一阶层、同一营垒的吗？

然而他们相互已视为寇仇。他们就象佛罗伦萨的故事及莎士比亚悲剧所描写的那样，“用毒药、匕首、刺客来谋害对方”。第五共和国恢复了政治谋杀的艺术，虽然不再是用刀剑来抹脖子，但受害者在政治上同样是被置于死地。

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亲密的感情，但却互相尊重过。后来他们互相敌视，展开了一场至今尚未结束的搏斗。希拉克没有料到对方会利用欧洲议会选举来整他。他被这场选举击伤了。但对于剑客来说，一旦看到自己鲜血淋漓，便会在身上聚集起惊人的力

① “唐璜”(Don Juan) 是传说中的西班牙青年贵族，以善长勾引女性著名。

——译者

② “玛利亚娜”原是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共和党人的一个秘密结社名称。该社团的宗旨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共和党人以“玛利亚娜”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后来人们以这个名字来代表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作为法国的别名。——译者

量。

谁都无法预见这场激烈搏斗的结局如何。也许死亡、金钱、甚至还有女人和权力将把这场搏斗的规则及程序搅乱。

第一章 宦途相逢

1962年至1974年。雅克·希拉克与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宦途相逢。1969年，他们开始共事……

一

部际电话机喑哑的铃声响了。一个头发油亮、身穿灰色服装的年轻的国务秘书接了电话。他听出对方的声音。对方的话语表达得非常清楚，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每个用词似乎都经过科学的选择。这是那种胸有成竹、运筹帷幄者说话的声调：“我刚从雅克·沙邦—戴尔马那里出来。他告诉我，根据他的要求，蓬皮杜决定让你负责预算。我对这项任命非常满意。要是由我拿主意，我也会选定你的。”

雅克·希拉克正等着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给他打来的这个电话。前一天，蓬皮杜曾向他解释说，本来是完全可以让他负担一个部的工作的，但让他在“财政部独立王国”中充当爱丽舍宫的触角，则更有裨益。

仅仅只有几个星期，法国政府中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戴高乐离职了。法国人认真对待戴高乐原先所作的声明，把他赶下了

台。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夏马利埃对公民投票表示了反对态度，这与戴高乐的辞职也是有关联的。这位多姆山省的议员不是曾被看作是乔治·蓬皮杜的竞争者、戴高乐可能的接班人吗？但是，他不敢参加向爱丽舍宫冲刺的第一场赛跑。更有甚者，在三个名字都是以“P”开头的人物——蓬皮杜、波埃、比内当中，他明智地选择了戴高乐派的蓬皮杜，虽然在1965年，他曾象佣人一样被蓬皮杜一脚踢出政府——吉斯卡尔还曾为此事流了泪。

乔治·蓬皮杜在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统，而吉斯卡尔·德斯坦索取了他认为应该得到的报酬：进入位于里沃利街的财政部。他把这个部视为自己的财产，视为自己的一座城堡。然而，有人把年轻的希拉克安插在他的身边，他却无可奈何。希拉克在他的前任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奥托利手下曾当过预算国务秘书，而现在又作为新的蓬皮杜集团的密探打入财政部。

新任总统蓬皮杜对第一届政府拥有的几位明星人物颇为满意。他将用吉斯卡尔去平衡沙邦的力量，让他们去明争暗斗。出生于蒙布迪夫的蓬皮杜愿意让别人去表演，用他们细小的嗓音同已经消失的音色宏亮的男中音歌唱家争鸣。在叱咤风云的朱庇特^①之后，“高傲的雄猫”^②只满足于喵喵地叫唤几声，让法国人在经历了1968年的狂热之后平静下来的国家里，享受经济发展的乐趣。爱丽舍宫故意把雅克·沙邦—戴尔马推到前台，让他毫无羁绊地横冲直撞，以造成一种爱丽舍宫所希望的政治局势。

第二轮选举刚结束，波尔多市长雅克·沙邦—戴尔马就被召到了总统办公室：“我猜想，你明白我为什么请你来。没有别的办法。我想，你是会答应的吧？”

“毫无疑问，总统先生。”

① 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此处比喻戴高乐。——译者

② 法国古老传说中的猫判官。法国人以此谑称蓬皮杜。——译者

雅克·沙邦—戴尔马后来叙述说：“我不能推脱。由我当总理，在我看来是顺理成章的……重大的政治抉择把我们联系在一起。随后的事，便是组织一个能体现持续性和开放性的政府……”

1969年6月20日，内阁组成。根据发表在《政府公报》上的一项法令，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身边负责预算的国务秘书雅克·希拉克的职责是“在经济财政部长的领导下，遵照部长的指示，负责各种应该由预算局处理的问题。”

6月23日，希拉克大步穿过财政部的走廊。厚厚的墙壁挡住了屋外的酷暑。国务秘书走进吉斯卡尔的办公室。吉斯卡尔正在那儿品味着重掌职权的乐趣。办公室里散发着打蜡地板和油漆家具的清香，库尔贝^①曾用过的办公桌和题为“摘梨子”的挂毯又重现在他的眼前。这位在瓦尔瓦斯、奥东以及其它地方拥有古老邸宅的部长，正独自陶醉于此情此景之中。对有人这时闯进来，他感到有些恼火。他冷冰冰地告诫希拉克，如要会见他，应该首先通过他的办公室主任。绕这样一个弯子，以显示地位上的差距。随后，吉斯卡尔要来了一杯茶。

这就是吉斯卡尔和希拉克第一次工作上的接触。七年后，在布雷冈松，希拉克又记起了这件事。那一次，主人——吉斯卡尔·德斯坦一家，坐在安乐椅上，而让客人——希拉克、他的夫人和受宠爱的滑雪教练，坐在比安乐椅矮一截的普通座椅上。

1962年，吉斯卡尔·德斯坦三十六岁，是一位非常年青而又才华横溢的财政部长。这一年，希拉克进入新任总理乔治·蓬皮杜的办公室工作。在当时的政界中，第五共和国缔造者的崇高威望使人们对他在历史上获得的合法地位心悦诚服，两位年青人就

^① 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曾任巴黎公社委员。——译者

只能奋发自强，各自书写自己微不足道的历史——一部适合于他们身份的传奇。他们并不知道有一天两人将共同建树什么，摧毁什么。

财政经济部长采取了易于为人接受的做法。

他和戴高乐将军相隔两代之遥。他在中学时代参加抵抗运动的短暂经历，或是别的什么战功，是无法和戴高乐这一伟大人物的功勋相媲美的……但另一方面，吉斯卡尔·德斯坦却擅长通过言语和仪态确立自己的地位。他的风格，是工业迅速发展的法国所需要的风格；这种风格同充满英雄史诗的戴高乐时代的风格适成对照。树立宏图伟略、进行崇武宣传、向人民发出号召，但这一切已成为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和教育的时代，是需要象魔术师那样引证各种为广大群众所不熟悉的新的经济科学的时代。戴高乐将军能言善辩，擅于辞令；而这位部长可以不用讲稿，连续三个小时惊人准确地作有关国家预算的报告。6月18日的伟人^①在局势需要的时候，便穿上军装；而无所不知的部长却穿着灰色开司米的圆领套衫——“我的工作服”——出现在电视上。第五共和国的传统是乘坐D.S.型黑色轿车；而吉斯卡尔·德斯坦从在万森举行的独立共和党代表大会会场出来后，却跑去乘地铁。戴高乐将军能在圣一让—德—鲁兹海滨身穿游泳裤让人照像吗？将军会到梅斯参加游艺会并赢得一小块糖面包吗？他会在“利珀”饭店用晚餐（事先通知了摄影师……），以便让人注意到他和他的贵客乔治·蓬皮杜之间的关系密切吗？

这种活跃的青年干部的作风在当时深受欢迎。在政治上，吉斯卡尔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以争取现代化和明智的未来为名，标

^① 戴高乐曾于1940年6月18日在伦敦向全体法国人民发出奋起抵抗法西斯侵略的著名号召。后来人们常以“6月18日的伟人”称呼戴高乐。——译者。

新立异。在政府里，他曾对稳定经济的计划略表异见，但后来很快就收回了。这是为了让人明白，自由的新右翼反对一切过火行为。

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65年被逐出政府。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尽管他并不同意稳定经济的计划，但别人却让他承担计划不成功的责任。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聊以自慰，他常常对别人说，将军曾私下向他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别太性急了，几年后，就该轮到你来干了！”

吉斯卡尔·德斯坦作为多数派“第二方面军”的领袖，越来越经常地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专论，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在电台上回答记者的提问。

1966年，他第一次在电视台主办的“面对面”节目中同记者谈话，并取得了成功：41%的电视观众观看了这一节目；其中78%的人对他的谈话表示满意。这就是说，他比参加同一节目的乔治·蓬皮杜和居伊·摩勒多得了20%的好评。这位出类拔萃的竞争者取得了如此明显的胜利，以至电视台以后好几个月都不向他开放。

吉斯卡尔·德斯坦以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同米歇尔·德勃雷展开争论。他对德勃雷接管“他的”那个部深为不满。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他那事先作好准备的即席发言，令人赞叹不已。他发言的题材包罗万象：文化事务的经费预算（当着安德烈·马尔罗的面谈他的看法……）；1968年的五月危机（“人们感到悲伤，随后又感到孤寂：这是人们面对一个冷漠的社会所产生的感情”）；此外还有经济政策问题。

他参加在报纸上的辩论。他选择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作为对手。他这样做显然是已考虑到今后的总统竞选问题。

大胆行动的时刻来到了。在戴高乐响亮地高呼“自由魁北克万岁”之后，吉斯卡尔在私下叹息道：“将军老了。”在公开场合，他抨击“个人专权”：

“我们既感到厌恶，又感到焦虑。我们厌恶的是法国过去可憎的政治制度……我们焦虑的是，如果个人专权成为一种法则，法兰西就不能在冷静沉着、思想开放、举国一致的情况下，由自己把握住走向未来的坚定方向。

“诚然，通过政府的工作，我们完全了解，今天执掌政权的是一个富有远见、忠于职守、大公无私、献身于法兰西事业的人。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终于能够建立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可以使每个人都能积极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种制度又坚定不移地面向着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无法创造的未来。

“我们主张确立这种制度，但并不想否定共和国总统的权威。然而，我们认为，必须在进行必要的讨论之后才运用这种权威：属于行政方面的决定须经政府切实讨论；属于立法方面的决定须经议会商讨。讨论决不会削弱权威，相反却能使权威更好地得到加强，从而确保全国真正的一致。”

头脑清醒的“争取新共和国联盟”成员吕西安·纳维尔特评论道：“吉斯卡尔的这一讲话是为戴高乐之后的法国政局作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雅克·希拉克在思想和行动方面的导师乔治·蓬皮杜向乔治·苏费尔分析吉斯卡尔的行为时指出：“真叫人恼火。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犯了一个错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他是想攀登一根树枝，但他却把它锯断……为了诱惑公众舆论，吉斯卡尔先生指责他所称的**个人专权**，要求实现他所谓的**对话**。然而，他是个聪明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政治决定意味着作出裁决，那它就不会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归根结蒂，政治决定仅仅取决于一

个负责人。他也知道，人们可以赋予‘对话’这个词以各种各样的含义。再说，我并不记得他在当财政部长的時候，曾经讨厌过使用权威，而现在他却批评别人滥用权威；我也不记得他曾经经常使用对话这种手段……”

米歇尔·德勃雷从这位“一时的伙伴”的谈话中看不出“任何有益的东西”……

八年之后，《世界报》发表了托马·费朗齐的一篇论述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任职十二个月的文章，题目正是：《个人专权》……这真是历史的重复……

这样，对戴高乐将军的旨意，吉斯卡尔·德斯坦便开始回答：“是的，但是……”。而到1969年公民投票时，就只剩下“但是”了：“现在所面临的唯一问题，是要用一句话来表示是否同意整个法案，对此，我遗憾而又肯定地表示，我不同意。”

吉斯卡尔明白，将军把他的总统职位同这次公民投票的成败系在一起了。1969年4月14日，吉斯卡尔在夏马利埃市政府对公民投票表示反对；他还对《费加罗报》记者说：“我让选民自己选择：弃权或投反对票。至于我……请允许我不告诉你我个人将怎么做。”而五年以后，他将在这里宣布参加总统竞选。

戴高乐离职了。1979年4月28日，亲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电视台在谈到将军离职的情况时，犯了健忘症。仅仅十年的时间，电视台忘记了是谁使温和派选民改变了立场，并加强了激烈反对戴高乐的一部分法国保守派的力量，从而砍倒了橡树^①。

吉斯卡尔·德斯坦也许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从1966年起，他就必须维护自己“是的，但是……”的形象，维护自己赞成“模范社会”，不赞成“冒进和急转弯”的形象。他反对1967年有关经济、社

① 此处以橡树比喻戴高乐。——译者

会问题的法令^①。1968年，他又要求蓬皮杜离职。但是，要战胜这位也许更诡诈些的来自奥弗涅的老大哥，那他还太年青了一点儿。吉斯卡尔·德斯坦在罗马发表的著名讲话中对“蓬皮杜起跑早了一点”感到高兴（他在这次讲话中说：“如果举行共和国总统选举，我将参加竞选，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了”），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敢在1969年碰一下自己的运气。当时他曾想提名比内，但举棋不定，最后他还是支持了蓬皮杜。无疑，他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1976年的下一届总统竞选。届时他将五十岁了。

1968年5月。吉斯卡尔·德斯坦和他在领导阶层中的某些同事不同，在他的亲属朋友中，没有“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没有左翼分子。表面上看，他对局势的发展感到茫然。于是便流传起一件有趣的轶事，奥利维埃·托德把它转述如下：“吉斯卡尔告诉别人，他曾独自一人到某郊区作过一次私访。尽管除了他自己所说的以外，没有任何材料可以佐证此事，但是这种探索性的私访却是和他的风格相一致的。即使这次私访纯粹是想象出来的，它也是有意义的。吉斯卡尔不了解工人的思想状况，他甚至不能理解那些和他同属一个社会营垒的大学生的某些想法。因此，他决定走出圣一日尔曼街195号独立共和党党部，到北郊去寻找一所正在罢工的工厂，以便实地考察一番。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他终于在拉库尔纳夫附近找到了一座工厂。他远远望见了厂门和围墙，前面还站着一些人。他想，这些人便是罢工纠察队了。这无疑使他回忆起1936年的情景^②。他也许感到有些好奇，心里也不怎么踏实，因为他没有和巴黎工人交往的习惯。他只是在奥弗涅经

① 指1967年政府要求议会赋予全权，以颁布政府法令，解决经济、社会问题。——译者

② 他当时只有十岁！

历过群众欢迎的场面。然而，城市无产者的行为毕竟是和农民不同的。吉斯卡尔向罢工纠察队走去，并打招呼说：‘我是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因为找不到现场的目击者，就必须去想象这个场面了。……吉斯卡尔说起此事，就象谈论他同戴高乐将军的几次会见一样，只提供很少的细节。

“从这次短暂的经历中，他得出了相当正确的结论：

“‘从那儿回来后，我认为法国人还不打算向资产阶级开火。’”

1968年5月。负责就业的国务秘书、科雷兹的议员雅克·希拉克了解马赛尔·达索比了解达索工厂里的工人还更为透彻。但是，他过去表现出来的左翼倾向（在政治学院，他是斯德哥尔摩宣言的签署者）也许使他能更深切地感受到左派的反抗情绪。蓬皮杜委托他同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菲力普·亚历山大对此有如下描述：

“这一回，他得跑到几乎接近巴黎郊区的地方。在电话里，有人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给他念了一条街的名字。他又一次查阅了巴黎地图，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那个地方。该不该去呢？这难道是一个陷阱？希拉克第一次感到了恐惧。他踟蹰了好久，心想，这次冒险真有点象蹩脚的侦探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情节了。如果在一条偏僻小巷的拐角上让人给干掉，那真是太愚蠢了。他向福卡尔请教，后者给他出了些很在行的主意。他把一支手枪插进了衣袋，又找来负责他安全的警官和他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并对他们说：‘我有一次约会，地点在巴黎最声名狼籍的地方。我不放心，你们陪我去吧。’

“黑色的珀若牌小汽车开到了指定的街口。希拉克指了指一座灰色的楼房。两个彪形大汉正在楼前来回踱步。希拉克对那两

位保护他的人说：

“‘就在这里，在四层楼上。如果三刻钟以后还不见我下来，你们就带着武器上楼来好了。’

“他最后又犹豫了一下：

“‘三刻钟以后，明白了吗？’

“他下了车，走完了最后一百米，这时衣袋里手枪的枪托磨蹭着他的前胸。他靠拢那两个大汉，悄声说出自己的代号。对方回答：

“‘很好。随我们来吧。’

“希拉克跟着带路人，走上散发着炸土豆味和充满嘈杂的收音机声的楼梯。四层楼上，一扇门打开了。国务秘书走进一间小屋：屋里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乳罩搭拉在一把椅子上，但是屋里并没有女人，只有三个男人，其中有两个是法国总工会的头面人物。”

希拉克在《少年共和》杂志上还提到过另一次会面。那次，他坐在安特卫普广场中心公园的一条长凳上，用一张报纸遮掩住自己的面容。然而那时，这个公园却是不开放的。

“简直是荒诞无稽”，总工会的领导人说。

但问题并不在于此。以上两组有关吉斯卡尔和希拉克的电影镜头式的描述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仅出自一人之口，也没有旁证；叙述中还有某些“不可靠的地方”。但是，它们却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在1968年5月这部“美国西部片”中，吉斯卡尔·德斯坦希望扮演那位努力去理解民众的善良的林肯总统，而希拉克则更愿意担任腰间别着左轮手枪去和红种野人谈判的比法罗·比尔那样的角色。

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中学期间曾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一些外围活动，后来又在军队里干了一阵子。他曾在综合工科学校和国立